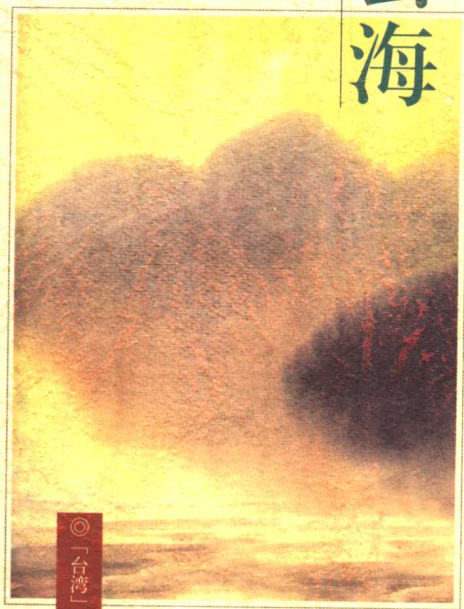


罗兰自传

苍茫云海

岁月沉沙三部曲·第二部



◎「台湾」
罗兰

(台湾) 张南 著 自传体散文

苍茫云海

· 岁月沉沙第二部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茫云海:岁月沉沙第二部 / (台)罗兰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9

ISBN 7-80615-783-2

I. 苍… II. 罗…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责任编辑 张 曼 薛 亮 陈邢准

封面画 陈士修

封面设计 张 军 尹朝阳

责任技编 王 颖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邮编:518026

印刷者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9月第1次

印 数 30000册

总 定 价 36.00元(三册)

图 书 字 19-1997-064号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出版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献给读者

1990年7月,台北天气酷热,住处楼上又在整修房屋,竟日尘土飞扬,噪音盈耳。不得已,只得向中央图书馆申请了一个研究小间,一方面避开尘嚣,一方面想让我对自己这生命的长程,做一次感性的回顾。

我这趟生命的列车,已经在这世界上奔驰很久了。我不想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沿着这生命末梢随风而逝。并不是我要留恋这世界,我只是想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生命旅途上,都看到了一些什么,和它们究竟都代表着什么意义?

在中央图书馆,我用了三个月时间,从自己出生那一天的《大公报》开始,细读自20年代到晚近的各种相关史料,我所致力寻访的,全是个曾经从旁走过,却又全是当时幼小或年少的自己所不曾了解的一些路程,它们笼罩我,影响我,塑造我,考验磨炼我,也

培育我。而我这三个月在“研究小间”，借着报刊书籍上的文字记载所做的生涯回顾，可以说是让我把一生所经过的路程，从头再走了一遍。

离开了“研究小间”，我开始沉下心来，用刚刚回去检视过这趟旅程的、崭新而澄澈的心情，着手写这部题名《岁月沉沙》的书，写这样一个渺小的我，如何走过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

那是 1990 年 9 月，我开始写下这部书的第一篇——〈大宅巡礼〉，想要带读者回去看看我那记录着历史轨迹的老家。

也要感谢 1987 年的与内地恢复来往。那以后的五年之内，我往返内地十趟。它不仅让我认识现在的故土，也给了我具体的可能性，去找回我 29 岁以前的脚步，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把那悲喜交集、一言难尽的感慨，通过实际的了解和具体的回顾，来做一次由衷的表达。

今天，是 1995 年 4 月 27 日了。

我从《蓟运河畔》写到独自飘洋来到台湾之后的《苍茫云海》；归结为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去寻寻觅觅的《风雨归舟》。

写这样一个中国人的生涯回顾，用了将近五年的

时间。我实在已经很累。所幸，我总算把握住这段时间，让自己有机会回溯到生命的源头，用惆怅而又安恬的心情，认真地“再活了一次”。

现在，当我搁下这枝为我用惯的笔，靠向椅背，面对满室空寂，仍仿佛听到远远传来岁月的涛声，带着沉雄的回响，向我叙述它们的感慨，告诉我时间的去处，宇宙的辽阔，与个人生命的渺小与苍凉。

让我就此把感慨化作欣慰，把这部《岁月沉沙》献给爱护我的读者。

“海上风涛阔，扁舟好自持”，是我当年只身来台时，面对茫茫大海，惆怅悽惘而又对前途充满憧憬的心情自况。其实，它也是每个人在人海风涛中奋勇航行时，所共有的心情，个人所能做到的，也许只是为自己好好掌舵，认识这航程，记录这航程，以便自己不虚此行吧？

1995年4月27日 于台北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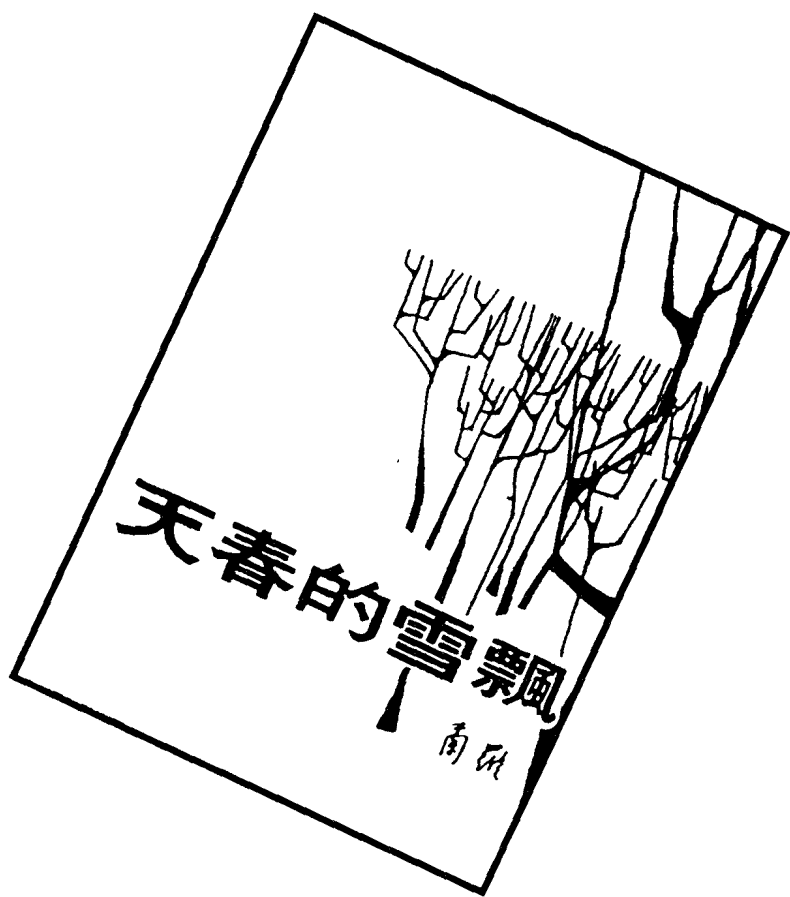
一、是前生注定事.....	5
二、海行	11
三、惟一的上海	16
四、抵台——青翠基隆港	22
五、“你什么都会”？	27
六、学台语	33
七、旅人的心情	38
八、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42
九、黄叶舞秋风	47
十、日本遗风	53
十一、擦肩而过了无痕	57
十二、“他”是谁？	61
十三、来不及逃掉	66
十四、我比总统先到总统府	71
十五、风云变幻弹指间	76
十六、父亲来信谈时局	81
附：父亲的信（之一）	85
父亲的信（之二）	88
父亲的信（之三）	91

十七、阿方	93
十八、思想有问题	99
十九、他这无冕之王	104
二十、“君王”没钱缴电费	108
二十一、临时房屋风水好	113
二十二、他们埋骨于此	123
二十三、看电影的日子	127
二十四、刘姥姥“在”大观园	132
二十五、美国郎君不擦皮鞋	136
二十六、洋包子	141
二十七、从书店街走到《罗兰小语》	146
二十八、幸运的一分钟	152
二十九、代书朋友钟先生	156
三十、医生朋友郑大夫	161
三十一、搬家，搬掉了一个时代	167
补一、告别三六九巷四八号	175
补二、构树缘起	180
补三、构树传奇	185
三十二、“模范省”	190
三十三、“访美散记”外一章	196
三十四、文化“佣兵”	203
三十五、移民小插曲	209
三十六、渐行渐远陶渊明	215
三十七、神游故国访故宫	220

时间外（1937——1945）

凄厉的灾难震撼一时
平静的灾难震撼永远

——飘雪的春天



抗战八年，我在沦陷区度过，曾写了四十万字《飘雪的天》小说，表达那时代给我们的影响与感受。另附几张照片，记录那八年中，我生活的重点。



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战火迅即燎原，我们随父避居天津特一区范旭东先生旧宅。坐吃山空之余，大弟为父亲找到这家“出顶”的文具店，给父亲一个生活重心，东兴文具店的营收并不足以“立命”，却可给“家庭国事两茫茫”的父亲一个地方“安身”，少许的收入，仍靠典当为生。胜利后，父亲兴高采烈地还乡复职，却不久就又遭逢上级嫉妒，先是调职南北各地，芜湖、南京、石家庄……后来索性强迫退休，不得已，又回到天津，继续经营小店，改名“东方”文具店，时我已离开大陆数年，二弟在包头，三妹在北京，小妹在南京，小弟似乎也在南京，旋又以二弟生病，家中无法维持，父亲遂携继母到北京，投靠三妹，小店也归公了。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天津女师附小（后改为市立第五十一小学）教音乐的时代，23岁的我一片天真，艰苦的生活，未曾消残我的梦想，把音乐带给儿童。前排左起第四人是小妹妹佩华，她有极美的声音。中排左立第一人寇先生，市立师范音乐老师，此人曾在我的散文《青春组曲》中出现，为“幽林一夜雨”。我们两校一同获天津市合唱比赛冠军，一同去北平参加全华北比赛（散文《吉人天相》）。寇君能弹擅唱，又会作曲，天分甚高，我的唱团曾蒙他指挥，我伴奏。从他所教市立师范合唱团中，我学会了《金缕衣》《幽林一夜曲》《Echo》（回声、英文歌），也学会了唱歌的一些诀窍。但是最难忘还是和他们师生一同去北京一星期，比赛之外兼游览名胜，在中南海流水音，名钢琴家老志诚的寓所听琴。月下和大家经过幽静园林，用歌声渲染青春，是我“音乐之梦”的一次极美的实现（或是更沉酣的一梦）。

一、是前生注定事

如果你问我，怎么会一个人从北方跑到这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上来的呢？这也许你应该先问我，为什么在众多小学同学中，你特别记得一个“徐文朴”，而后来居然就在那样一次巧遇中，他帮了你一个不可思议的忙，就影响了你的后半生呢？

关于来台湾，我初步的答案是“为了要找一个可以让我完全摆脱过去的地方，重新起步。”而关于“徐文朴”，我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直到多年之后，我再三寻思，觉得那可能是来自一种我们人类现在还不会解释的“前缘”。而使我几乎相信如果你毫无理由地觉得某一个人很吸引你，那除了恋爱之外，大概是另一种“缘分”，早经注定他会在日后的什么时刻对你有所帮助，所以你会对某一个人似曾相识而且完全不知为什么就对他印象深刻。也许这是佛家所说的“前生事”，我不知道理由，但我十分相信。

公元1948年，大战过去快三年了，这世界仍是满目疮痍，战争剥夺了我所有的梦。我不再是18岁，我29岁了。我没有多少时间在那样的景况之下继续因循。我很快就30岁。我不要眼看自己再被迫一步一步走入那属于战后的混乱与失望和那每一个人都急于寻求补偿而我也跟着陷入了颓废泥沼的无望岁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终于考进了苦候十年的女师学院音乐系。我也终于发现，一切都不再属于我，那么，就把这一切统统放弃吧！

离家赴台以前，民国三十七年年初（1948年），我单身去北平，结束一切年轻的梦，我要走了。

去台湾？模糊的概念里，只知道那里风景好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好吧！既然可以不冷不饿，就是它吧！

我不能再浪费我的岁月。

坦白讲，那战后的我，不但学业梦碎，尝试来约我出去吃饭的男友，也越来越不属于我所欣赏的范围了。

我觉得黑暗和屈辱。

离开吧！在这黑暗越来越浓密的时候。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各处风云紧急。

我更不知道有那么多惯于趋吉避凶的人在奔逃，带着细软与家小。

我只知道，抗战爆发时，我刚刚起步，就被阻挡；而当战争过去之后，却发现，自己更是在黑暗中摸索。当初那阻挡我的，是有形的战争，后来这阻挡我的是无形的环境。它不向任何人宣战；它只是让你在四顾漆黑中无奈地陷落。那是一种没有形貌的狰狞。你不知道什么是你的敌人，你只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黑暗。

于是，我有了一个模糊的决定，我要奔向一个海外的岛，追寻一些属于生命的空气与阳光。

离开一个生长的地方，等于是放弃了一个熟悉的自己。而那种放弃，对我来说，也许是用“摆脱”二字更为恰当。寻常的惋惜与牵恋，被一种“不必再做无望的挣扎了”的心情所取代。对环境，我是挥开了一切的拷问——你的前途究竟在那里？你还可能重续你的学业与事业吗？对周围的一些人，你还有那么多的未尽之责吗？而对一个29岁的女人来说，她另一个问题是：你真的还要继续应付那越来越使你觉得屈辱的追求者吗？

对这一连串的拷问，我从惶惶然不知如何作答，到索性

掉头不顾而去，我的感觉是：“既然无能为力，不如离开这拷问吧！”

我一口气放弃学业，辞掉工作，离开家庭。特别是那学业。期待了八年的重叩大学之门的梦想，实现时却是那样的残破不堪。也许，任何尘封太久的旧梦，都不应该希望去重拾吧？既然如此，我不必再去注册了。那学业，就停留在“音乐系，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因旷课太多而国文要重修，体育要重修”的成绩单。对我这久已习惯了接受种种失望的“大”学生来说，无足轻重。扔掉那成绩单，正如我扔掉二十九年的岁月，好好坏坏，可以完全随它去了。

你不能不说，凡事皆有天定。

在我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觉得自己既然放弃了一切，也只有远走台湾是较成熟而又浪漫的打算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究竟要怎样，甚至什么时候才可以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这天，时局混乱的北方，倒也依然是春风送暖，我坐火车由塘沽到天津去，想试试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下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大概也经验过这种茫然的心情。当自己并不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只能这么茫然地暂时飘浮着。

塘沽是我的“第二家乡”，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天津是我“第三家乡”，是我念师范学校，随家避日祸，以及在艰苦中工作和经历人生风浪的地方。两处寄放着我不同的年龄与不同的感情。而这次，我离开塘沽的家，到天津去，却是我刚刚斩断了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全心空空如也的一个阶

段。

塘沽到天津，火车只需一小时。

北方春天的风沙，我是十分熟悉。敞开的车窗，照例吹进满车厢的，属于北方的豪迈与迷茫。

斜对面，隔着走道，坐着一位乘客。他那温和自信的样子，整洁不俗的衣着，立刻和我小时候的一个印象相重叠，我几乎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位小学同学，比我高两届。

我试着请对面的乘客替我问他贵姓，果然，他姓徐。于是，我问他：“你是不是叫徐文朴？”

果然是他。

我们都很兴奋，不仅是因为在火车上巧遇，而且因为我们已经从小孩子变成了三十岁左右的成年人，我却能立刻认出了他，而且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并没有立刻想起我。女孩子变化大，而且我比他低班，当年一定百分之百是个土土的小女孩。不会吸引他的注意。而我告诉他，他现在和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改变。他带着一分不可置信的神情，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开始和我快乐地聊天。

二十年的岁月，当然说来话长。然后他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他，我过得越来越黑暗，正把一切都放弃了，打算到台湾去。

“你有没有买船票？”他问。

我连具体地该如何去台湾都还没有打算，又怎么会去买船票？而且我根本也还不知道船票是该如何买法。它是和买